

清雍正 仿汝釉海浪花笔架



笔架：静等圣贤泼墨还

□据 中奢网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也称笔枕，属文房常用器具之一，为文人书写毛笔字时搁笔的文具，多为古人在书写、绘画、构思或暂息时借以置笔，以免毛笔污损他物，是中国文人案头的必备之物，历来受到中国文人墨客的重视和喜爱。

1 早期笔架研究大多依据文献

笔架的材质一般为瓷、木、紫砂、铜、铁、玉、象牙、水晶等，其中以瓷、铜、铁为材质的笔架最为普遍，式样尤为繁多。

笔架具体的产生年代已不可考，据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载，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笔架的最早记载。根据“巧石”推测，王羲之的笔架似为未经雕琢的天然石料。

南北朝之前的笔架传世品还不曾发现，故其具体面目不甚了了，不过从文献来看，当为山形，材质应当以木为主。

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从文献来看，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如杜甫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陆龟蒙诗：“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当时笔架的材质已不局限于木，呈多样化，遗憾的是诗文对笔架的形状不曾提及。

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材质更加多样，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有“古玉笔格”，《宋稗类抄》有“铜绿笔格”。

1981年，考古人员在浙江诸暨发现一座南宋夫妻合葬墓，出土了砚台、镇纸、水盂和石雕笔架等文房用具。该笔架色泽黝黑，石质细腻润滑，高5.9厘米，长26.8厘米，其被雕成20座起伏的山峦，中部山峰突兀，两侧迤迤叠嶂，是一件罕见的石雕艺术品。这说明最晚到宋代时古人已对石质笔架进行人工雕琢。

宋代笔架的形状大致有以下三种：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凹孔用来搁笔；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形凹孔用来放墨；一为山形，如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中的“远峰列如笔架”。山形的笔架最为多见，山峰或陡峭，或平缓，峰峦少则5个，多则达20个。

元代笔架的材质有铜、瓷、石等，其形多为山形，宋代的前两种样式已不见有。山形笔架的山峰数量较宋代明显减少，一般为四或五峰。在明代笔架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

明万历 青花龙纹笔架



明中期 青花山水人物五峰笔架

2 明清笔架材质以瓷为主

从明代以后，文人们对文房用具的要求逐渐高起来，不但要求有与“笔、墨、纸、砚”相配套的文房用具，而且要求这些用具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还应具有观赏性。

笔架材质也由最初的石质发展为瓷质。山形笔架为明代主流，峰数一般不超过五峰。故宫藏的明万历青花龙纹笔架呈“山”字形，高10.1厘米，底径15.5厘米。其有三条立行龙，中间正面龙怒目伸爪，两侧龙昂首呼应。基座为海水江崖纹，下呈弯月状。底长方框内有青花横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青花龙纹笔架为万历官窑创新之作。

清代笔架更胜明代，材质有玉、紫砂、水晶、铜、木、珐琅、象牙等。清代笔架从形状上可分为传统的山形，山峰较为粗壮，多用镂雕、彩绘等进行装饰；象形，以动植物的形状起伏搁笔；天然物，如鹿角等。现在流传下来的笔架以瓷质最为普遍，特别是明清之际，笔架样式更为丰富，流传更为广泛，不仅适用，而且讲究观赏性，质精形美。

迄今所见最早的瓷质笔架为在江苏无锡北宋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影青瓷兽形笔架水注，为一件笔架和水注两用器物。在北京元大都遗址中也曾出土有影青瓷笔架，如青白釉笔架，共有五峰，山峰中镂空，上有海水植物等纹饰，山峰数量较宋代减少。

明代瓷质笔架以山形居多，有明确纪年的为正德时青花笔架，如青花缠枝灵芝阿拉伯文笔架，以雕塑技术成型，为五峰山状，中峰略高，两侧山峰渐次。五峰以青花勾勒边线，内绘缠枝灵芝纹饰，中峰开光内书有波斯文字。五峰山下为青花勾云纹。底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

清代瓷质笔架以在乾隆年代制作的最精，以山形笔架为例，较明代更为自然随意，极富天趣。清代晚期的瓷质笔架缺少早中期时的神韵，其山形笔架的造型呆滞，如粉彩海水云蝠纹笔架，为五峰山形，山峰上大下小，缺乏稳重感，山峰较高而瘦，美感不足，山峰上绘红彩云蝠纹饰，山峰下以粉彩绘海水，底有“长春宫制”楷书款，为慈禧用具。



赵跟喜

谈古说今

风雨漫漫说张钫(十三)

□赵跟喜

张钫先生戎马一生，大多活动于豫陕之间，在西安、开封居留时间较长，其间先后购置房产土地，修建宅邸，除老家铁门的故居称“张公馆”外，其在西安、开封的居所亦有此称。

西安“张公馆”：该公馆位于老西安西南隅冰窖巷8号，此地为唐长安皇城内的鸿胪客馆，亦曾是明清时冬冰夏用的藏冰处，故曰冰窖巷。张钫公务于此，其老母亲与家眷皆居住在公馆内，与此相连的房舍叫“甜水井”，张钫在这里购置了两所大院，有房百余间，面积很大。据王广庆之侄王励健先生讲，1944年日寇占领洛阳嵩县，河南大学紧急撤离，时任河大校长的王广庆引咎辞职来到西安，张钫就把甜水井的一处房舍腾出让王广庆居住。当年西安城内有两座张公馆，城西的张公馆主人是张钫；城东的张公馆主人是张凤翔，城东的张公馆也叫“菊花园”。两人皆为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功臣，许多当年的风云物事都与张公馆有些关联。张钫每年为母亲祝寿时，蒋中正、林森等政要闻人皆亲临公馆致贺。

近年西安城市改造，民国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冰窖巷和甜水井的张公馆也成了无尘埃。作家贾平凹有一本书写到甜水井拆迁之境况，虽是文学作品，但从中可知那片西安最繁华街区瞬间消失之故事。

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钫曾于西安城西南四公里处修建花园一座，占地近200亩，此地名叫“丈八沟”，张钫为此地取名为“来园”。来园不筑围墙，进出自由，皂河自东南流入，西北流出，园内遍植果木花草，环境幽雅静谧。张钫时常偕同文人雅士到此踏青游吟，张母每年夏天到来园避暑，祝寿时多有艺人演唱助兴，常香玉更是常客。据张钫的儿子张广武讲，其父1951年受中央统战部之请，自兰州移居北京，其间回冰窖巷公馆小住，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和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峰来访，张钫曾邀请二人到来园游览。张钫向汪峰表示将来园捐赠地方政府，由西北局建成高干疗养院，后来园被改建为陕西省委招待所，现为陕西宾馆。

开封“张公馆”：当年河南省政府设在开封，张钫任职河南省民政建设厅厅长多年，其在开封先后有三处公馆。据开封文人吴凯先生回忆，第一座公馆在开封乐观街，清代建筑，有房50余间，是“一门三进士”田恂家族故居，田家共有三所院子，张钫在20世纪30年代初买下了其中建筑最精美雅致的两所。第二座公馆在开封山货店街，购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亦是一座清代建筑，张钫曾在此开办崇记商号。可惜的是，这两座建筑已经被时光掩埋，再无痕迹可寻。

仅存的一处张公馆在开封朝阳胡同，原有三进院落，房屋近百间，其建筑为典型民国风格，与张钫老家之公馆有异曲同工之美。张钫离汴之后，这座故居为开封河务局占用，解放时尚完好，当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林彪曾栖居于此。今大门及一进院落无存，二、三进院落尚在，虽破旧不堪，所幸已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钫先生地下有知，差堪欣慰也！